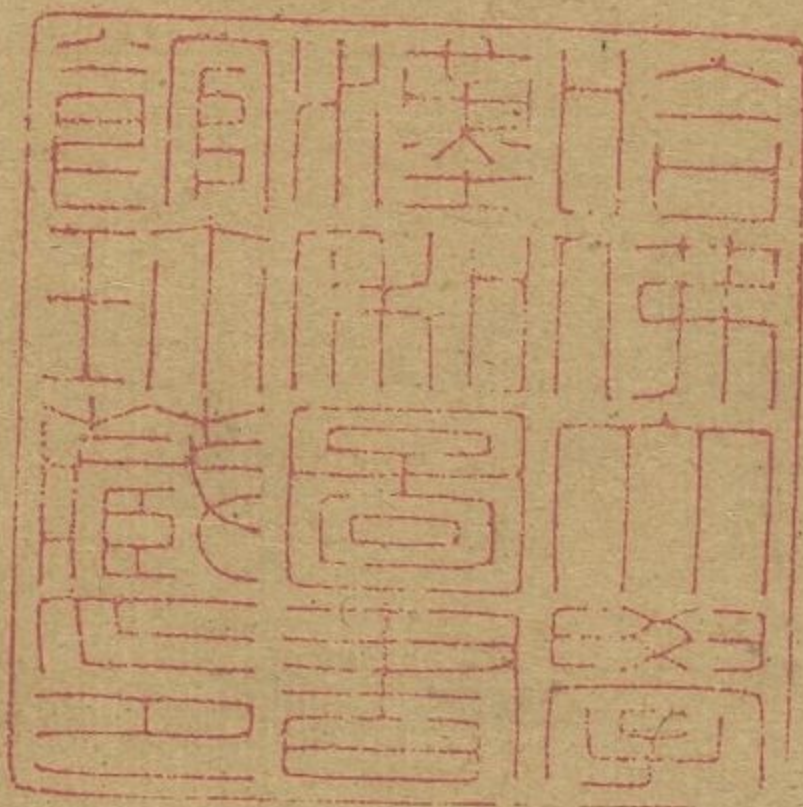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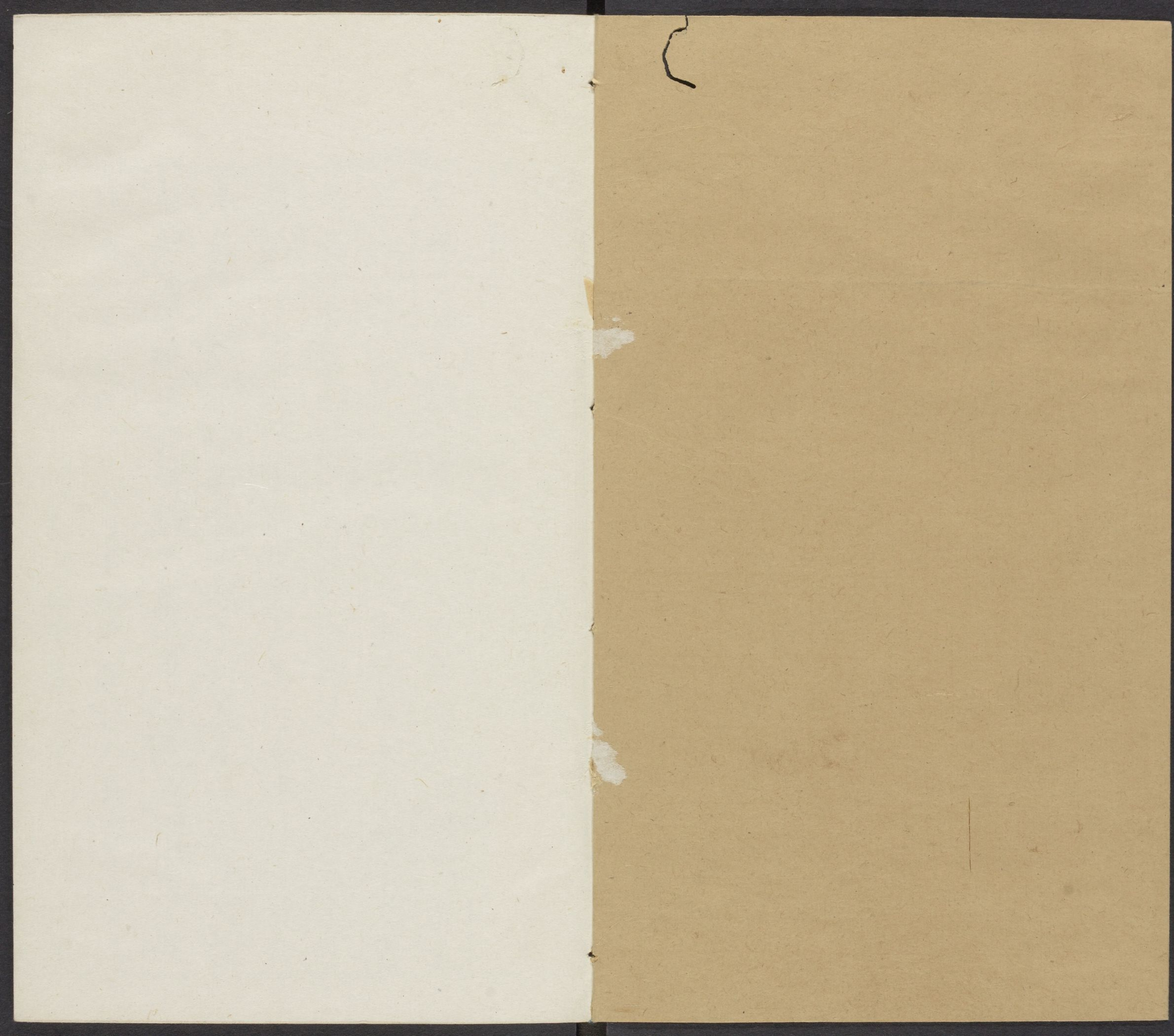


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7 53⁵⁰~~66~~ / 4264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籍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
暴君汙吏擣杌鬼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
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
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
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
經傳房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
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
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覲焉斯大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己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侮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夫然予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為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闕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誥詔贊議誠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巧抱關擊折乘田委文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友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舛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剽柔緩急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
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
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變新法度登
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
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眊眩於銓
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
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
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歎之論博而篤其是非安在秀詳明之

弄天下之善惡也而弓撥矢鉤則雖弄不能取中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
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
豈不易歟孔子偁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
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
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若有蕭曹
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之前偁房杜後偁姚宋而
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
歟然漢唐之治彌偁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
者抑亦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
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
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
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
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
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異通使隸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隸有所事其施設之
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
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
銳意於為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
矣然抑隸并振窮之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
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
以候采擇焉

先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算
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徇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分毫之毫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
有常產宜何施而可矣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
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
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
忠信之道微卑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蕪
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
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
傳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
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
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
涘昔人有文為九河以疏淪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
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
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夫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馭舌之
首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
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特久諸

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
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或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
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
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
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
可得乎諸君承學之又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
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謹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捭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徃徃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畧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瞻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屬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蚤著于篇

極函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各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為度其齋為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曰律為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也周衰夏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為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為治之具益無不舉矣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併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此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王敦戎右以王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殊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姝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姝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
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
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安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
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
克段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
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之所欲也故不偁
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
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
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
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姝書曰
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
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
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
 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
 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
 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
 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
 伯于垂鄭伯以辟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郟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
 伯會公于垂以辟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
 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
 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晉
 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
 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遼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
 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
 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
 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
 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
 示乃至願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
 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

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
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
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棘變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
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
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

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
一言推明其用與之竝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
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
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荅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且墨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至於無父之極
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
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
甚幸甚其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
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
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
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
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
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
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
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僣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其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茲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堯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返而遇清風也幸甚

幸甚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
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
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
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
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俵俵然算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觀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去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順非有人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薦其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夫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算之為而為者天也算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道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先生書錄本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逸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還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為別條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
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
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
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
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
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
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
這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
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意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欽然每以
為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文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
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
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
有間矣此固括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
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
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十七代孫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酌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殊涼起居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
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
色以昏聳其耳目者較之其大足樂矣惟是不親師
友之訓於中不無歎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壽

與林志寧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廢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徃徃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缺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友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或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

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
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
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
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我國華謂知道與盡
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
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
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
為僧者則作詩以贊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
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
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馭舌之人也王

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
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賢乎知道者
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
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
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
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
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此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夫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景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取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

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或為之恬不知怪其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辭使少變其

習近得言甫解或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賴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山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蒞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論之使少變一二算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折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筮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
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
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潑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
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畱意學者幸幸好德
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帥之禮自近
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
書勉之矣

答吳仲毅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
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
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
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
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
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
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
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者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以和順有可以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反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夫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夫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夫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

夫圖其未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未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
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
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且
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酗于酒
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亾
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况凡民
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
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
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
出所有以為質庶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潑用惶愧為別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願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疆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容從以盡講習之樂
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
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
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
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
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
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
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
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
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寸量
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
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
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薰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
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
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
浴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
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
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
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
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慎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
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
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
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
高明中庸之孝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
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孝之失庶幾志
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表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寰仲寬子

某昏蔽之乂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

論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友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克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澆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其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纏
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
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
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
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
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
已

荅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
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者

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占之為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未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
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
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
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友未敢聞命也



